

其言宜嘖其不誼逐之于不毛姦臣退則正路開而賢忠
進 陛下宜舉其賢忠賜諸一官勿拘門地授諸一職
勿依舊例 天智之聰也能擢鎌子以為中臣 後

醍醐之明也能徵正成以委重事 陛下則此 二

祖恢復之業可立而竣焉夫勞者受其功逸者蒙其弊武

臣任征討之勞天下之大權歸其手而 天朝日衰 神

策既決於征討 陛下必親之決勿委藩臣々々驍勇

雖言似精忠有其意不可測者惡知今日藩臣不為異日

之東夷哉且以堂々 天朝恃一方藩臣之力是不亦可

羞哉臣聞攘夷之事一切委關東而先夜遣使于一橋氏

既定其期限是 陛下有深謀而然歟有遠慮而然歟

抑一時權宜出勢不得已乎夫五醜猖獗破怒濤突暴風

千里電奔日事戰鬥愚弱之少年豈能當此勁敵哉走前

于戰和前于敗將以 神州為趙宋流汚名于萬國也萬

一得克不誅大賊不綏下民反以國之重事委其大賊袖

手觀下民陷於兵刃之中終失千歲一時不可復得之機

會 祖宗怒於天下民怨於地况萬々莫克理矣

陛下盍察焉又聞東夷將入 朝宜解喻辭其職與一橋

中納言皆繫之于 輦下除糾其罪而召還 和宮 輪

王寺宮令在京藩臣早就本國而待 新詔躊躇者嚴嘖

之必勿彷徨於 輦下焉如鳩津氏毛利氏最速逐之令

一士在京師無賴少年歸其家戀戀於父母膝下將棄險

大懷家財而走也若又至四月東夷尚未入 朝託事遷

延有又欲欺罔 天朝之色速揚 大旆行玄戮焉或曰

關東既受例職順 敕命海內為和順之色 明詔一出

奚得翻然失信哉失信禍亂萌芽禍亂萌芽五醜拍掌而

賀連艦而來然則東夷終不可弟將反為胡羯腥膻所誣

罔而後已矣臣曰是愚夫之言也信可失於東夷不可失

於天下 天子為天下之主不誅天下之大賊不綏天

下之萬民是之謂失信於天下今誅賊綏民申信於天下

大懷家財而走也若又至四月東夷尚未入 朝託事遷
延有又欲欺罔 天朝之色速揚 大旆行玄戮焉或曰

關東既受例職順 敕命海內為和順之色 明詔一出
奚得翻然失信哉失信禍亂萌芽禍亂萌芽五醜拍掌而
賀連艦而來然則東夷終不可免將反為胡羯腥膻所誣
罔而後已矣臣曰是愚夫之言也信可失於東夷不可失
於天下 天子為天下之主不誅天下之大賊不綏天

下之萬民是之謂失信於天下今誅賊綏民申信於天下
也何生禍亂哉或曰今 輦下無一隊之軍惡得不恃藩
臣之力哉 臣曰天下莫非 輦下之軍一下 明詔以招

四方之兵天下之人民擔已脩之甲帶已磨之力影遷響
應沛然蕩然孰禦之鷄犬猶能識家主之恩 神國靈民

豈不記 祖宗 陛下之恩哉賊魂既夷大 詔天
下詳述 陛下憫恤下民救其塗炭之情擇英徹正痛

之士八人以為巡察使分遣之畿內七道觀諸國風俗凡
藩鎮者怠惰奢佚風習偷薄文武不振民事不顧似忠而

非忠似勇而非勇若此者十居八九宜然斷除其國勿憚
強大而遲疑焉勿畏鷙勇而猶豫焉若縣令奉行非癡鈍

庸暗不堪民事者必慧智狡黠聚歛民膏者也若此者亦
逐之萬一藩鎮恃其強大梗 詔命則討之既斃一鎮逐

一宰擇擢俊才正廉明民事者授之一官隨遣其地以司
民事而其任滿則更擇遣焉 輦下群臣各增賜采田而

又擇其俊秀與賢忠新進徒並用焉夫 天朝之陵替始
于置關白置關白為壅弊之甚 陛下詳察之親判大

政廢關白之職內外諸制更如往古法 桓武中興之
制焉勿規 文德以後之事焉 本朝制度中為郡縣

朝廷法格亦依之自武臣管轄天下之兵馬又變為封
建而 朝廷法格尚如舊今以郡縣法格之 朝廷馭封

建之天下固難矣後世必生尾大不振之患且非郡縣
皇化難暨于遠陲而民服 陛下體此意為除復郡縣

之神策 神州地刑猶人南面而卧幅員甚狹與陸出
羽其頭也關東八州其咽吭也自美濃尾張至畿內是為

胸腹而山陰山陽及南海筑紫其兩足也 皇城在胸腹

政廢關白之職內外諸制更如往古法 桓武中興之制焉勿規 文德以後之事焉 本朝制度中為郡縣

朝廷法格亦依之自武臣管轄天下之兵馬又變為封建而 朝廷法格尚如舊今以郡縣法格之 朝廷馭封

建之天下固難矣後世必生尾大不振之患且非郡縣皇化難暨于遠陲而民服 陛下體此意為除復郡縣

之神策 神州地形猶人南面而卧幅員甚狹與陸出羽其頭也關東八州其咽喉也自美濃尾張至畿內是為

胸腹而山陰山陽及南海筑紫其兩足也 皇城在胸腹之地東西遐陬其距千里有 皇化難暨矣豪煽動之患

蝦蟇屢反熊襲作亂皆其由也况強大藩鎮尚存乎各國主宰既齊倣元弘恢復之故例置征東征西二將軍以

中川宮為征東將軍以 有栖川宮為征西將軍各撰賢卿英士以為諸輔佐下野國宇都宮其地最踞要衝戴嶮

峻帶郊野北可馭奧陸出羽南可制關東八州以為征東將軍之治所而征西將軍復太宰府以為其治所 皇城

在中央號令左右則經畧天下其甚易矣經畧之術既成大布令於天下廢當今之苛法興往古之惠政五醜之

套簸於滄海吞噬衆國者抑有何術而能然邪是非智勇過人也非仁恩洽民也唯有一邪教而逞此伎倆耳故欲

傾人國家則必先誦通市而窺其虛實見可乘則舉兵襲之不可則唱邪教煽惑民心以為蠶食之計今見莫虛可

乘則必出於邪教之策矣且命邊吏痛禁止之若夫醜虜率軍艦出沒於洋中放巨礮嚇喝邊民是亦欲以搖我民

情令生釁隙也區々詐術決不足顧慮焉矣唯其整內政嚴邊防內政既整邊防既嚴則五醜遠而國辱可雪矣夫權復而

宿憤可霽矣 臣幼喪父母年甫十五初發南山流寓東西放浪南北或入縉紳家或寄武門邸艱難辛楚十年于茲

矣上聞 天朝萎衰下視東夷僭驕慷慨悲憤拭淚於壁隅兩袖常濕仰告 陛下九重幽邃身不可參焉俯議

衆諸々々皆武門之隸議輒不合徒欲待 皇風之發有所報焉雖然質性羸弱畏身有所待而命先畢終為不忠

在其中央號令左右則經畧天下其甚易矣經畧之術既成大布令於天下發當今之苛法興往古之惠政五醜之套簸於滄海吞噬衆國者抑有何術而能然邪是非智勇過人也非仁恩洽民也唯有一邪教而逞此伎倆耳故欲傾人國家則必先請通市而窺其虛實見可乘則舉兵襲之不可則唱邪教煽惑民心以為蠶食之計今見莫虛可乘則必出於邪教之策矣且命邊吏痛禁止之若夫醜虜率軍艦出沒於洋中放巨礮嚇喝邊民是亦欲以搖我民情令生釁隙也區々詐術決不足顧慮焉矣唯其整內政嚴邊防內政整莫虛可乘焉邊防嚴莫邪教可放焉然而內政既整邊防既嚴則五醜遠而國辱可雪矣夫權復而宿憤可霽矣臣幼喪父母年甫十五初發南山流寓東西放浪南北或入縉紳家或寄武門邸艱難辛楚十年于茲矣上聞天朝萎衰下視東夷僭驕慷慨悲憤拭淚於壁隅兩袖常濕仰告陛下九重幽邃身不可參焉俯議衆諸々々皆武門之隸議輒不合徒欲待皇風之發有所報焉雖然質性羸弱畏身有所待而命先畢終為不忠之鬼於是乎猥近輦下敢奏妄言罪固深於大海陛下憐察愚忠採用一端幸甚々々此身雖碎粉骨歸黃泉臣決與東夷不能戴天也臣存東夷必滅東夷存臣只一死報祖宗陛下之恩而已矣

草莽臣平清緝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敬白

文久三年癸亥春三月